

大字
斷句

太平廣記五百卷

掃葉山房印行

卷之四

太平廣記第十一冊目錄

卷一百三十三 報應類 三十二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稜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岳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董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母乾昭 李紹

卷一百三十四 報應類 三十三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玕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汗

公乘通 僧審言

卷一百三十五 徵應類 一

帝堯 周武帝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卷一百三十六

徵應類二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郃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偽蜀主舅

卷一百三十七

徵應類三

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覆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綯

卷一百三十八

徵應類四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蟾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儻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錢

齊州民

朱慶源

卷一百三十九

徵應類五

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聘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邱村

韓僧真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長星

大鳥

蝦蟇

幽州人

默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卷一百四十

徵應類六

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睿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卷一百四十一

徵應類七

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徵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卷一百四十二

徵應類八

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卷一百四十三

徵應類九

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李處鑒

魏先沖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慎矜

王儼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沔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温

卷一百四十四

徵應類十

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王潛

柳公濟

王涯

李宗閔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

卷一百四十五

徵應類上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頌

桑維翰

鍾傳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卷一百四十六

定數類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昇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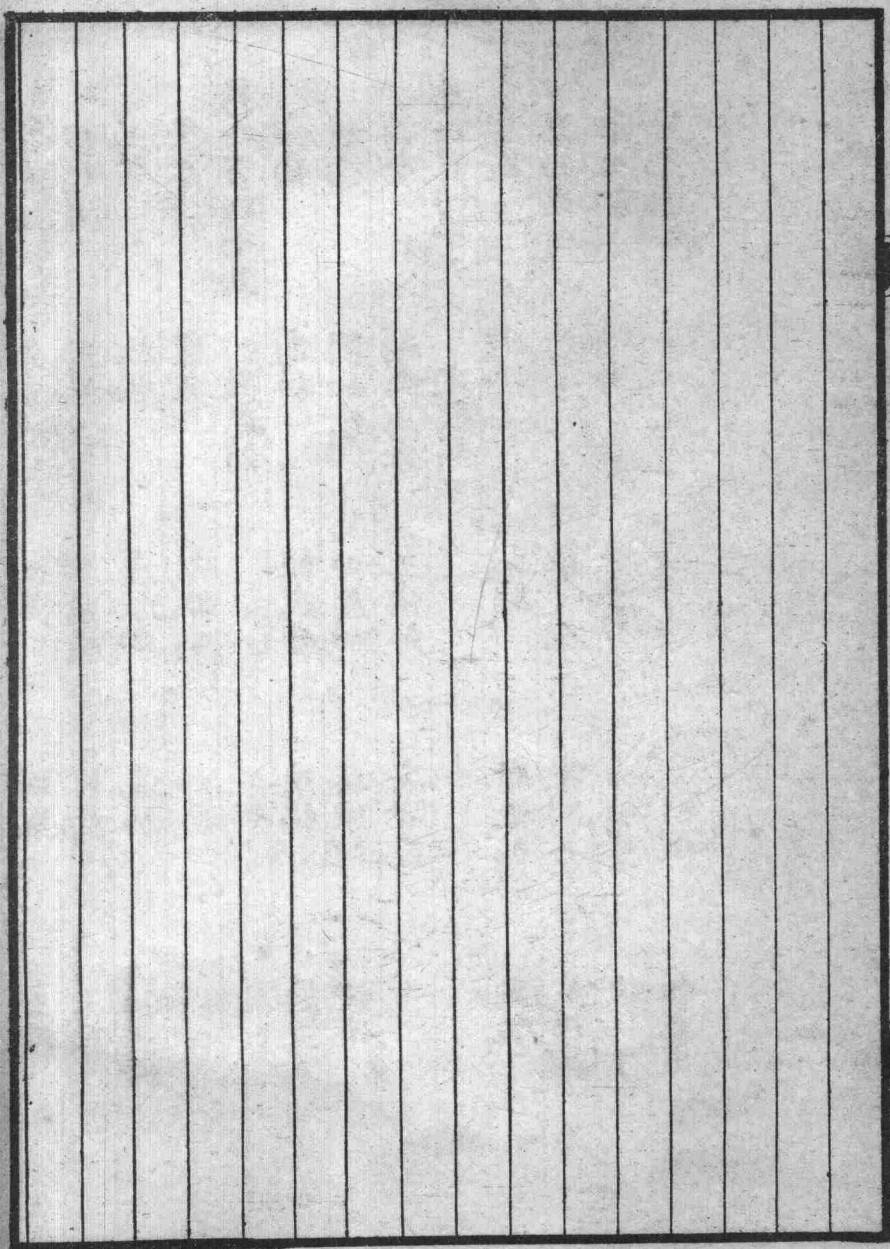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太平廣記第十一冊

卷一百三十三

報應類 三二

朱化

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唐貞元初。西行抵邠甯。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為羣。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甯。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怒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為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羣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甯焉。出奇事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驚。輒絨其足。暴于烈日。驚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驚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繫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友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燂。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

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迴。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為小諫。出五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飢，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潤店北村民黃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于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瑯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款示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之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事，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

命于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蠹矣。

出三水小牘

黃敏

江西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與己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己所見也。

出奇聞錄

陳君稜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恒被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德州刺史

鄧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

出奇聞錄

王洞微

唐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縣。初為小胥。性喜殺。常釣弋魚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鼈飛鳥。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鼈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痛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卧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出宣室志

孫季貞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啗雞卵。每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以訴。云孫先是吾不當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為寃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于空城中。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為燒燼。不知所為。東顧方見城戶雙啟。即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其苦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借此以託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廣親呼問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無知者。以為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人實無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

出五泉子

崔道紀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命至七十。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出錄異記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為事。尤嗜鵝鴨。鄉胥里玉。

恒令供納。常養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羹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出報應錄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府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猶倍多。悉剖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腐墜而死。出報應記

徐可範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殺。害甚眾。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驚鼈。又性嗜籠驢。以驢縻絆于一室內。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紀其數。後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于牀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仍以罟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出報應記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眾。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娣如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如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矣。出搜神記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出稽神錄

何馬子

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坐罪令眾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乃死。出徽戒錄

章邵

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歧貪狼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為邵之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其聲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樹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間。且寢于樹陰中。邵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襟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襟。乃知殺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兇率如此。報應亦宜然。出野人聞話

韓立善

蜀金雁橋有韓立善者。作釣鉤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頷脫而死。出徽戒錄

僧修準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癬瘡遍頭面。醫者云。蟻漏瘡。不可醫。後竟卒。出微戒錄

宇文氏

宇文氏。偽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聞寢室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得野狸三頭。并狸母。宇文氏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暮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丕。丕殺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男女。斬宇文氏。吁。得非殺狸母之所報也。出微戒錄

李貞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鄰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承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出微戒錄

僧秀榮

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院內多松柏。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理瘞。或棄于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金華寺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蟲啣噬。僧還魂。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而卒。出微戒錄

母乾昭

蜀人母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忙走投乾昭昭閉于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宜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出微戒錄

李紹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十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微戒錄

卷一百三十四

報應類 三十三

竹永通

隋并州孟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後漸分明仍是竹永通字鄉人漸知觀者日數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出異錄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

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計。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撻。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猪生一狝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隣里。親見其猪。嘗語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

此事

出法苑珠林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于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廚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出法苑珠林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審。乘赤草馬一匹。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程期逼促。搥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語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與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弛鞍轡。謂曰。若是信母。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厰樞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庭。為丁難在家。聞而奇之。故就

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出冥報拾遺

謝氏

唐雍州萬年縣閻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適周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于來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寢。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是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財物。出冥報記

王珍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從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于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卧。又聞之。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卧。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珍妹于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

作長生珍及妹家即斷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食

空飯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會師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產一青黃牝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于市北已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眾。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像壁。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卒後王家將牛產一驎。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出國史異纂

童安玕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玕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賑。安玕後遂豐富。及珙微。所借錢。安玕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玕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玕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

安玕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玕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玕。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玕妻。玕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毋并犢。別攔餵飼。安玕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出報應錄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按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愆。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尋沒于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其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出徽成錄

李明府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縣館。于押司錄事私第。主人將設酒饌。欲剖一白羊。方有

胎。其夜明府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人。婦人哀祈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倪。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恐不救也。李竟不諭其意。但驚。但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錄事妻。有女僕方姓。身懷二子。時某嫉妬。因笞殺之。給夫云。女僕盜金釵并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已還其寃債。其金釵并盒子。在堂西拱科內。為某告於主人。請不食其肉。為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封一白羊耶。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更歎異。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為作功德。追薦焉。出報

錄應

劉鑰匙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為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腓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于堂室之內。事之如生。及斃。則棺斂葬之于野。蓋與劉自然之事。髣髴矣。此則報應之道。其不誣矣。出玉堂問話

上公

宜昌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媪。夜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牯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酌價八百。上公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出玉堂閒話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

默覩見之。

出稽神錄

公乘通

渚宮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隱隱。人或難知。死後。湖南民家生一黑驢駒。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孫聞之。懷恥。竟不能尋贖。江陵人皆知之。出比夢頊言

僧審言

雲頂山慈雲寺。四方歸轍。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

畜養妻子。無所不為。僧衆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白鼠嚙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通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出微戒錄

卷一百三十五 徵應類一

帝堯

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國去軒轅之邱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出王子年拾遺記

周武王

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于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俟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臣。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收豎。探高鳥之巢。得赤玉壘。文曰。木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乃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出拾遺錄

越王

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勾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遺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為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

也出小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為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此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出小

陸賈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矐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曰目矐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

漢元后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后續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及為皇后常置之璽笥中謂為天璽也出西京雜記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永甯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鷓鴣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羣翔鳴焉。出王子年拾遺

吳大帝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出武昌記

魏明帝

魏明帝時秦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徵又沛國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壇黃星炳夜又起畢昴臺祭之言魏之分野歲時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遺

晉司馬氏

水星之精墜于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聞聲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馬仙人及玉環玉珎文字之像後司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錄異記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籠盛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

晉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以為瑞應。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遺

晉武帝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冉冉。似金盞。有羌人姚覆。字世勞。在廐中養馬。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帝以草賜張華。華作金盞賦云。既九莖於漢庭。美三珠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而相亂。出王子年拾遺

晉惠帝

高堂隆嘗刻鄴宮柱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及晉惠帝幸鄴。年應當矣。出異苑

晉元帝

晉中宗為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即王踐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為當進三爵為天子。出洞林記

蜀李雄

蜀長老言。宕渠故賈國。今有賈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時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焉。出華陽國志

宋高祖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宋世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廣古今五行記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大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聞記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為子。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惡聞直言。醉為非法。予驟諫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驚怖。奔走。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少帝醉醒。意頗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喜。居于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起私宅于建陽門外。始成。予別覓一宅。換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讖曰。靈曜豫見東南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且在吳地。蓋天應也。出宋帝自序

齊太祖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整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真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出談藪

北齊神武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有一第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史略

後周太祖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為北面軍王。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神武于沙苑。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高祖

陳高祖武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史薄。夢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薄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談藝

隋文帝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為根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根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

即位。便有遷都意。出西京記

隋煬帝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出感定錄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秦。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為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驗。既至朝門。果有郃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出錄異記

唐太宗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錄

唐齊王元吉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甯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醑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唐中宗

唐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于空中。曰。我後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冒挂。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決旬。復居帝位。出獨異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鞠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為皇帝。王起至階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為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出記

潞州別駕

唐玄宗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筋試之既而布卦一

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

五品出國史
異纂

金蝸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

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為之後人時有得之者

出錄
異記

卷一百三十六 徵應類二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

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以語者張說

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

三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寢盼鑿之際有神

人長丈餘馬具飾身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搆

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復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則明

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

以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為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埴
若親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為其
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
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
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憾即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
搖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
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
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之占也。出宣室志

天寶符

唐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稌字識者解之云稌者四十八所
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
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為天寶。出開天傳信

蜀當歸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

知微旨深歎異之

出開天傳信

萬里橋

玄宗幸東都。偶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淒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出松寬錄

唐肅宗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為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上在禁中。不知力士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頗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尹。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寢。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寢。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寢。肅宗問之后。手掩其

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大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脇
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
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
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
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
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
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為炎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龍飛于古文光字實從光焉噫

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事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
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先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冰警者即
于傍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喜獨自負
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皇帝位出真陵十七事

迎先王

太子賓客盧真。有猶子曾為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陰補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則告畢。官屑屑然。非其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喧言迎先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先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卧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披暈。及上自鄴王即位。披暈之言應矣。宣宗製秦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出杜陽編

唐僖宗

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廣陵。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將祈禮者。睚眦顧視。如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變亂。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聚人甚眾。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八月。僖宗即位。乃是善王。出唐史

李郃

唐李郃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撲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錄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妣十三月而生戴誕之外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于雁門遇神人教以舉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醉于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生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征龐勳臨出沒如神號為龍虎子出北夢瑣言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藩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媪方姓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遽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出北夢瑣言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

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于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法託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歧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為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過之乎。出王氏見聞

晉高祖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佐賓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其遊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閒話

偽蜀主舅

偽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

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結構華麗俾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

出王氏見聞

卷一百三十七

徵應類三

呂望

呂望釣于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

出說苑

仲尼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魯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擊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樂空中有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老者蓋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繼衰周為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湯之後水德而為素玉至定公二十四年鉅商敗于大澤得麟示夫子繫紱尚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紱涕下沾襟

出王子拾遺

文翁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為陝夜有百十野獐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稿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守出小

董仲舒

漢董仲舒常夢蛟龍入懷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

何比干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妪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魯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出幽明錄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燕子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名學也出西京雜記

王浦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為官郵瑯王溥其先吉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披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為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儼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

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得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也。出拾遺錄

應樞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出孝子傳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墓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墓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此世為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出明錄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出明錄

張承

孫氏懷張承時乘輕舫于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呪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
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隣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鵲聳翻入雲
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鵲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
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
鵲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
若生子可以名為白鵲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蛇鵲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遺

張氏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呪曰鳩爾來為我
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乃化為一銅鈎從爾資產巨萬

出法苑編珠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安帝族子遇難出奔所乘騷常于牀前養之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
即試鞮之則不動休之還坐馬又驚因騎馬即驟出行十里餘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馳
僅得歸晉

出廣古今五行記

杜慈

秦符生壽光年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尚書郎杜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

驢曰甯留而同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免餘皆斬

出廣古今五行記

武士獲

唐武士獲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獲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為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獲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夏之秋乃士獲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

出太原事跡

張文成

唐率更令張文成景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畢賀客已在門矣

出國史異纂

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嚙又蜘蛛大如粟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嚙腰帶欲斷尋遷授博野尉

出朝野僉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出嘉話錄

崔行功

唐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鐵不數日加大夫也

出國史
異纂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置于法懷玉抱寃無訴於獄中疊石像佛默祈冥助時近臘月心慕同儕歎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鳥子噪即是富貴時至即驚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大如雀時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壞鏤取懷玉權知留後

出酉陽雜俎

李揆

唐代宗帝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御輦俯及殿之橫門帝忽駐輦召北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皆有德音以申誠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勿遽不暇奏對帝曰且罷朝撰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計吏勅下已久遠近咸知今忽臨朝改移或恐四方乍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制詞臣請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駐鑿輅帝俞之遂命紙筆即令御前起草隨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時方盛夏揆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晝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仍人立跳躍目光迸射久之踰垣而去揆甚惡之

是夜未艾忽聞中堂動盪喧阓若有異物即令執燭開門以視人輩驚駭返走皆曰有物甚異揆即就窺乃有蝦蟇大如三斗釜兩目朱殷踣踞嚼沫揆不令損害堦前素有漬瓜果大銅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門亦無他變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及歸親族列賀因詰諸怪即遣啟戶揭盆視之已失其物矣

出異苑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于行在帝觀隱林氣色雄傑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語隱林即天寶末賈修之猶子帝因召于卧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來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

出神異錄

張子良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是月九日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闕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拜金吾將軍尋拜方鎮

出祥異集驗

鄭綱

唐丞相鄭綱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

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方丈。蟄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出祥異集驗

卷一百三十八

徵應類四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竊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郟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為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為華州刺史。戎服纓鞵。迎于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出劇談錄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為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臯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為臯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為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出錄
吳記

李逢吉

唐丞相涼公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負壁而坐。忽見婦人介甲持戈由寺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與僧善。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竟善

終于家。

出補錄
紀傳集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

受丞相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灘鴻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為驗。僧孺潛揣縣僚無出于己。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灘鴻。宴未終。俄有灘鴻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出劇談錄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因屏械于道。必掃其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辭焉。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為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道士曰。必寔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理穴。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曾自郡齋事赴上都。宿郾城逆旅。過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出唐年補錄紀傳

牛師

唐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奇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用。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章尚書臯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

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

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話錄

杜中立

唐杜臯字中立少年時贖於財產他無所采取其與游徒利于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為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真源公主竟為滄洲節度使初李瑒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鑿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瑒竟無患而中立卒焉出玉泉子豈殺之可以應其禍

李蟻

唐司空李蟻始名虬赴舉之秋偶自題名于屋壁經宵忽覩名上為人添一畫乃成虱字矣蟻曰虱者蟻也遂改名蟻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聞

馬植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矣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出本事記

高駢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一 投意類 高駢 掃葉山房

唐燕公高駢微時。為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雕。謂眾曰。我若貴。矢當疊雙。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貫二雕。眾大驚異。因號為落雕公。出感定錄

孔溫裕

唐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柳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出因話錄

孫僿

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暮年之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填咽。不久僿處巖廊。儲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近有孫燁。乃僿之嗣。備言其事。出玉堂問話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告於別駕張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茅也。合生陂澤間。而生於室。非其常矣。君

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遂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為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出北夢瑣言

侯弘實

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於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蛻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有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誅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甯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然于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于嚴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謬矣。出錄

戴思遠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劔而寢夜分其劔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劔呪曰某若異日有北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劔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出玉堂閒話

張錢

密收張錢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鷃銜一青銅錢墮于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于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即蜚鳥墮錢將富之祥也

出玉堂閒話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春以自給也一宵春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歎久之方寐凌旦既寢一新杵在白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確杵為神鬼所傷乃寶而藏之遂棄畚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即被以文繡置于墮匣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

出玉堂閒話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選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夾瑤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迴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

後三歲入為大理評事

出稽神錄

卷一百三十九

徵應類五

池陽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人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

出廣古今五行記

背明鳥

黃龍元年吳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狀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其聲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為吉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為背亡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出王子拾遺年

王琬

晉武帝太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及後遂大亂又武

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出郭頌世語

張聘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聘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尋牛人立而行。復曰。天下將亂。非止一家。其年張昌作亂。先略江夏。眾推為帥。於是五州殘

亂。聘方族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林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時天下荒亂。帝沒

於胡。出廣古今五行記

東瀛公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齒皆缺。騰以為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晉

大亂。出吳苑

長廣人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為刺。史度之為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元凶所害。出廣古今五行記

黃邱村

宋江陵黃邱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

作亂人多兵死出清宮舊事

韓僧真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

后臨朝為元又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鬚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李景謂人曰張天錫有

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元武湖湖中魚皆驥首見於水上若顧望焉帝入宮方沒此下人

將舉兵脾晚乘輿之象尋有侯景之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惠炤師

齊末惠炤師者不知從何許而來騎一竹枝為馬振策馳驛盤躡迴轉或時勵聲云某

處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馳走不遑甯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

烽檄之急每遙見黑雲飛鳥羣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稱云伏嘍囉語國人

見者莫不怪笑。京內咸識不知名字者。呼為竹馬顛僧。齊未動之前。惠炤走杖馬來到殿西騎省。密告諸貴。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曉夕孜孜守闕不去。數日。吳明徹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將救。始集兵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於白壁南待軍。指麾號令。大將至。謂齊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漿水。後吳人縱水淹漬。齊軍多有傷沒。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騎杖執筴。立於武成之後。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忽聽浪語。炤狂言如舊。不可止。約後於天平寺宿。與一大德僧共密語。天地開闢。上古無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義。老經佛法。優劣多少。凡所顧涉。幽隱之事。無所不論。迨至天曉。將去。謂曰。慎莫漏我此語。若泄打殺汝。去後。此僧語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聖人。非尋常不可輕忽。聞其所說。諸佛得道者。咸經親事。序述猶如指掌。見語勿道。恐諸不知。懷驕慢心。將來獲罪。所以相告。午後。惠炤密將拳石。手巾裹來。語此僧云。戒你莫說。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執以奉聞。怒而不問。齊將破之時。北宮東北角。割十步為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竊牆往太乙宮院。盜入宮人房裏。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自約我。又以狀奏。詔復捨之。時宮效貴人內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參謁。車馬衣服。侍從綺麗。惠炤尋逐車後。眼語挑弄。云罷道之日。與我作婦官者。驅逐且語。且前。貴人等以炤狂悖。為後主所容。但笑而不責。每逢見僧衆。則惡罵。噴打。手執甌瓦。不避頭面。云無用之時。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於後失經五六日。忽復自來。則

廁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軍馬遍滿晝夜供承不可周悉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晉陽炤到太后寺浮圖前合掌落淚云法輪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東夏不收圖籍府庫典誥州縣戶口洛京故實並為軍人毀棄至是周滅齊方創始營造炤所說造籍悉符驗焉而炤竟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榮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舐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鬪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牖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竇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鬪者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亂之異出廣

古今五行記

蘇氏

周靖帝大象中陽武蘇氏家臨河聞園中有犬聲往視之見三獸狀如水中一黃一赤一黑者鬪久之黑者死黃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歲周遂滅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黃出廣古今五行記

突厥首領

隋開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領數十騎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臨崖告人云你等無事觸他南方聖人之國不久當滅俄而國內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後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驚甚衆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爭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為天闕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闕毀也後年隋平陳出廣古今五行記

渭南人

隋時渭南人有寄宿他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殺我供歲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婦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將殺樂平公主救之得全後數歲而帝崩天下大亂秀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猫鬼

隋大業之季猫鬼事起家養老猫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出朝野僉載

張星

唐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

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彊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怠。出朝野

大鳥

唐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雀。飛若風聲。千萬為隊。時人謂之鷓雀。亦名突厥雀。

若來突厥必至。後則無差。出朝野

俞載

蝦蟇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為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

後武后竟革命。

出蕭湘錄

幽州人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因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出朝野

俞載

默啜

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

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又云。蟬鳴。蛭蝻喚。黍種。饑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唐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出朝野僉載

孫儉

唐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山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鴟烏。鷓鴣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鷓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載

太白晝見

唐建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義。流崔湜。尋誅之。出朝野僉載

出朝野僉載

卷一百四十

徵應類六

大星

唐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西北並落。小者隨之。

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諡殤帝。十月。吐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麩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襄楷云。國中竹。相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
僉載

火災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為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藝人家。遂免笞罰。出朝野
僉載

水災

唐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唯行網夜樗蒲。不睡。接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輿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鷗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所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出朝

野僉
載

僧一行

唐開元十五年。一行禪師臨寂滅。遺表云。他時慎勿以宗子為相。蕃臣為將。後李林甫擅權於內。安祿山弄兵於外。東都為賊所陷。天寶中。樂人及閭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紇為破。後逆胡兵馬。竟被回紇擊破。國風興廢。潛見於樂音。時兩京小兒。多小錢攤地。於穴中更爭勝負。名曰投胡。後士庶果投身於胡庭。兩京童謡曰。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索典。生死任都官。及尅復。諸舊僚朝士。繫於三司獄。鞫問罪狀。家產罄盡。骨肉分散。申雪無路。即其兆也。出廣神異錄

汪鳳

唐蘇州吳縣毗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洎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彊大。為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筈。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竅。文若繆策。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即加鉗鉋。極力開折。石

櫃既啟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繒三重幕之勵纒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出集
吳齋

僧普滿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春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出廣德
神異記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適於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帥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于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於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裏

花謝來裏。而又節氣變而不寒。冬節和煦。夏節暑毒。甚於南中。芭蕉於是花開。秦人不識。遠近士女來看者。填咽衢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候。乙亥歲。岐隴援師不至。自隴之西。竟為蜀人所有。暑濕之候。一如巴邛者。蓋劔外節氣。先布於秦城。童謡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閒話

睿陵僧

睿陵之側。有貧僧居之。草衣芒屨。不接人事。嘗燔木取灰貯之。亦有施其資鏹者。得即藏於灰中。無所使用。出入必輓一拖車。謂人曰。此是駟馬車。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龍興鳳釐。萃於此地。居人罔測其由。及漢高祖皇帝。因山於此。陵寢陶器所用須灰。僧貯灰甚多。至於畢功。資用不闕。又於灰積中。頗獲資鏹。輦輅之應。不差毫釐。因山既畢。僧亦化滅。睿陵行禮官僚。靡不知者。出玉堂閒話

興聖觀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環甲矣。殊不知此為觀基。甲申歲。為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晞。興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見聞

駱駝杖

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竟執駱駝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以椀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劔棧而來般輦珍寶填滿城邑至是方驗出王氏見聞

卷一百四十一

徵應類七

孔子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富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蓬一郎云門有血飛為赤鳥化而為書云出說題辭

蕭士義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奈此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出續異記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為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出世說新書

謝安

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吳苑

庾亮

晉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還都葬之。出世說新書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後有一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為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出明錄

諸葛侃

諸葛侃。晉孝武大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窻外聞有如雞雛聲。甚畏。驚而視之。見有龜蛇之象。似今畫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波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為前將軍。敗見殺。出異苑

鄭徽

晉時信安鄭徽。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徽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山兆。言

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徵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卒。出廣

古今五行記

周超

宋初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遙見屋裏有光，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出劉義慶幽明錄

謝南康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婦曰：「汝看我背後人。」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復來。」良久，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出續搜神記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為護軍。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見北窻外樹有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惶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投

地怒顧視向炙已變為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出異苑

劉興道

零陵太守廣東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出續異記

郭仲產

宋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宅有杞杞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為柅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疏翳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為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出清宮故事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為聖朝所須乃稽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比聖代何媿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歎曰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為原和所

誅出談數

劉德願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出異苑

李鎮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出幽明錄

柳元景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於中庭洗車。卸轅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出神鬼傳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為南郡太守。其妻煮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閣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出清

宮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聲如雷。婢驚。白景直。及家人走視。釜聲更壯。釜上花數十。漸長如蓮花。而大赤色。俄頃萎絕。旬日景直病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晏

齊王晏字休默位勢隆極而驕盈怨望伏誅焉其將及禍也見屋桷悉是大蛇就視之則滅焉晏惡之乃令以紙裹桷猶紙內動搖簌簌有聲出廣古今五行記

留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受命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麩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邱為徐龍所殺出法苑珠林

爾朱世隆

後魏僕射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攜世隆頭去奚氏遽往視之隆寢如故及隆覺謂妻曰向夢見有人斷我頭將去數日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敏

梁侯景亂支江人劉敏於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數十圍敏求以施入寺陸法和曰此木正可與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語後十餘日敏婦亡即解用此木為棺法和曰猶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僅足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廣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拜侍御史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

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愍况。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着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眾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遠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蚰蜒腐草之餘耳。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雕虎

北齊末。監吏待詔張雕虎。未死。一日前。騎馬在路。有人望不見其頭。俄而見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狎狂。號曰強練。家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云瓠破。憐你受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韋公侯龍

思兄弟被冢宰寵遇。燻灼當時。強練度其門。思妻姬等遣婢呼入。為設飲食。察其言語。

練謂思等云。與我作婢。眾姬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冢宰

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密

隋李密既會眾屯洛口。設壇大張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鳴於壇側。翌日臨行事。

大風四起。飛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後果敗。出感定錄

張鷟

唐永徽年中。張鷟築馬槽廡宅。正北掘□□□□□□書云。子地穿。必有人墮井死。

鷟有婢名永進。淘井□□□□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沒後

有明陽陰云。喬木先枯。眾子必孤。此其驗也。出朝野僉載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止未出。聞有一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

共坐。少頃云。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人。故閣相託。能設一頓。鱸否。司戶欣然

即處置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云。既蒜盡。去也。即起。司戶留之

云。蒜盡。遣買。即得。僧云。蒜盡不可更住。住者留不得。司戶無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盡

所以異僧告之。

卷一百四十三

徵應類九

徐慶

唐高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節。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見此丞引出。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周仁軌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也。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除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毒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刀。斫中其臂。墮地。與比見者無異。又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出廣古今
五行記

徐敬業

唐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出朝野
僉載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初縣界而卒。羣官迎祭。迴所上食為祭盤。出朝野僉載

黑齒常之

唐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

卒。出朝野僉載

顧琮

唐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婿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踏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為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載

路敬淳

唐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克樵。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尚活。至數年。敬淳坐罪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易之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

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載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老年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為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為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出唐新語

崔玄暉

唐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為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為不祥。無何弟暈為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暉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出朝野僉載

宋善威

唐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暎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整別庚申年。後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載

李處鑒

唐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慶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出朝野僉載

魏先沖

唐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魏先沖為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沖又卒。出朝野僉載

呂崇粹

唐開元中。諫議大夫呂崇粹。東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詞彩。宅在京永崇坊。於家忽見數箇小兒。脚脛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瀝如新截來。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源乾曜

唐源乾曜為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

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宗罷此其應也。出朝野
僉載

母吳

唐右補闕母吳。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瘴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出唐
新語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柱桎。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遣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構成其事。下

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出明皇雜錄

王儼

唐太子僕通事舍人王儼。肅宗克復後。降官。為人所告。繫御史臺。儼未繫之前。年九月。儼與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盞。光明照耀。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使人求之。無所得。儼懼。出宅。竟徙播州。儼殊不意。行至鳳州。疽背裂死。出紀聞

崔曙

唐崔曙舉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出本事語

元載

唐元載為相。時正晝。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事。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鷺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却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沒。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出通幽錄

彭偃

唐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為珠可取。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

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後誅死。出宣室志

劉沔

唐貞元中。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後不復見燭。乃輿疾歸京卒。出百陽雜俎

韓滉

唐丞相韓滉。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當此時滉在城中。覺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開談

嚴震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初為太原從事。親公牘。中文水縣解牒。稱武士韜。文水縣墓前有碑。元和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處。皆鐫去之。其碑大高於華嶽者。非人力攀削。

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 閣談

李師道

唐李師道既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不勝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盡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韋溫

唐韋溫為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子年二十九為校書郎夢渡澗水中流見二吏齋牒相召一吏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子豈免乎累日而

卒出酉陽雜俎

卷一百四十四 徵應類十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羸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廝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抗傍壁上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即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為異即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

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聚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
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
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
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
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為羣致酒宴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
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汚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
為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
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
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為蝴
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
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
寬也縣令即為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昇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
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昇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携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
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表徑將
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
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囊中所見如影響焉

出河東記

朱克融

唐寶曆二年春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鹿膽得珠克融以為己瑞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哀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辭輕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出祥驗集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簿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果有鄭注之禍出宣室志

温造

新昌里尚書温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于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閔

唐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

第其榻前有甃斗。忽跳擲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為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濟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歎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軍出征。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於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李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出宣室志

王涯

宋永甯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蘇閨。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答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涕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巨羅。或見銀甃斗。杵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滬。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百陽雜俎

王潛

唐大和王潛為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殭卧塞途。是歲而潛卒。此近

馬禍也。出因話錄

韓約

韓約。唐大和中。為安南都尉。時土鑿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者。舊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者則為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闕。貯之以歸。時為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出補錄紀傳

王氏

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百陽雜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指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惡之。其月哲卒。

出百陽雜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蓬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

二月時自郡守入為舍人。未為流落。至京果卒。

出感定錄

盧獻卿

范陽盧獻卿。唐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連年不中第。蕩遊衡湘。至彬而病。夢人贈詩云。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繞屋樹。寂寞獨歸人。獻卿旬日而沒。彬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夢者。

本出

詩事

盧駢

唐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蓄甚憂。其呼嗟往復於軒檻間。僧問不對。建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楯。曰。壽夭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輒話其異。

出唐闕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僕射教之子。杜邠公悰鎮岐下。自省中請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搗去之。其色如喪沮。侍兒或問其故。望卿默不應。無何病甚。謂侍兒曰。記吾前日以指爪搗墨跡否。吾其時惡之。不能語汝。每點乃一鬼字。數日而卒。

出王泉子

崔彥曾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平時環岸皆臺樹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塢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唐咸通中。龐勛作亂。彥曾為賊執。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昔河間王之征輔公柘也。江行舟中。晏羣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柘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出三水小蹟

崔雍

崔雍起居。譽望清美。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為畫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歲。授祿二千石于和州。值龐勛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歷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持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為請。由是境亡剽戮之患。雖矯為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喚。天命如何。字雖真跡。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耶。復偶然耶。出唐史

龐從

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己者。克帥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帥龐從舊名會軍五萬于青口。東晉命謝安伐青州。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其流。以利運漕。故謂之青州。派其實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

地蓋兵書謂之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垣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統師莫之能禦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後聞瑾親至一軍喪魄及戰無敢萌鬪志或溺或浮唯一二獲免先是瑾軍未至前部伍虛驚尤多怪異刁斗架自行於軍帳之前家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時命僧於雕堂建道場蓋多狐妖故統未亡之前家人望見鷲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晝凭欄而立見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鑄之不數日凶問至出玉堂開話

卷一百四十五 徵應類十

李鈞

唐李鈞之蒞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寡抗疏聞奏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于郡西郭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眙而顧没于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枝幹皆摺拉矣鈞至上黨統眾出雁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為猛虎軍所殺矣出三水小續

高駢

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

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燈畫像。皆嚙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咬食。九月中暴
雨。方霽。溝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
閣前。聲若奔雷。迸光碎響。洞照一處。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
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輦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為之
一空。是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
牛。奔牛。地名。在常州西。今附蠶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蓋諷其蠶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
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識也。及
為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出妖亂志

鉅鹿守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
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牘

陝師

唐乾寧末。分陝有蛇鼠鬪於南門之內。觀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陝師遇禍。則
知內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為戒懼。出三水小牘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為供奉官。胯衫給事。無秉簡之儀。又云

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泰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劔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為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蓋蒼伯之流也未必俱為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出北夢瑣言

成汭

荊州成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頗有靈驗艤舟而謁之且以勝負為禱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楊師厚曰公業已行安可疑阻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覆軍之敗身死家亡非偶然也

出北夢瑣言

劉知俊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按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留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克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

為此物。經百千年。凝結不散。源間酒能忘憂。請莫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板域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出鑿成錄

田頌

宣州節度田頌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頌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出稽神錄

桑維翰

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來此。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出玉堂閒話

鍾傳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墮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出稽

錄神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襪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欄衫也。遽追其人。

則亡矣其年全卒。

出稽神錄

湖南馬氏

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怪蛟
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簡者有如捧盤盃者或緋或綠條
閃睭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為請王不聽移時風定
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於位。

出北夢瑣言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
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逼之
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

出稽神錄

安守範

偽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
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云
樹老中庭寂窻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栢下聯續百千燈因紀于僧
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五年首領
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遣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即欲

到來衆以為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說一無謬焉。出野人開話

卷一百四十六 定數類一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出朝野僉載

史簿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史史簿。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隋。史簿尚在。出獨異志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不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為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為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流。出大業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煉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為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史出逸

魏徵

唐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窺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人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人者。蓋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出朝野僉載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斲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葦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軍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

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

天也。

出朝野僉載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鷄。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友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出嘉話錄

路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秦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鼠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并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為郎中。位至中書舍人。出朝野僉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舉彊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出朝野僉載

野僉載

李迴秀

李迴秀為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

出卷而薨。有司奏。有詔贈待中。

出定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迫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為宰相。霍已為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崔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宜由於人耶。

出定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為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令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過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卧。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

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卧在床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為眉州刺史改為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糾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遂遠東効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出朝野
僉載